

回望曾经的理想主义时代
探求新时代的道德理想……

缥缈的峰

孙颢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014042199

I247.57
3401

缥缈的峰

孙颢 著



I247.57
3401



北航

C1728597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缥缈的峰/孙颀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.4

ISBN 978-7-5321-5261-2

I. ①缥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8392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韩 樱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缥缈的峰

孙 颀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8.25 插页 2 字数 253,000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5261-2/I · 4165 定价: 3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211091

目 录

第一章

千山鸟飞绝·····001

第二章

城春草木深·····069

第三章

乱花迷人眼·····149

第四章

长河落日圆·····215

第一章
千山鸟飞绝

1.

天地苍茫。整夜飘雪，刚刚收晴。这片著名的滑雪场，笼罩在鲜亮的银色之中。

寂静万里，唯有起伏的雪原。松软而洁净的地毯，飘逸着远去，托住了远方透明的天际。空中没有一丝云彩。银白与蔚蓝无声地对峙着，谁也不肯退缩，面对面顶住了，连眨眼的念头也不存在。那意境，妙不可言，恰如一幅古朴的油画。

他顺着大斜坡飞速滑下，尖利地划破了亘古的安宁；身后拖曳着飘忽的轨迹，不规则地切割了巨大的画面。晶莹的雪，在锃亮的滑板的压迫下，轻松而快乐地呻吟着。

他看见了沙丽那件鲜红的登山服，远远地矗立在银色的雪野中。茫茫无际的地面世界，只有那一点夺目招眼的色彩，在微风中悠闲地晃动，恰似童话故事里一朵美丽的小蘑菇。

于是，他手上不再使劲，脚下放慢了速度，划出一条好看的大弧线，绕着沙丽转了半个圆，才收住健硕的身子。他把宽阔的墨镜朝额头上推了推，缓缓抬起头来，朝女人送去问候的笑容。这时候，他的视线却已越过娇小的沙丽的头顶，通往刚才飞身而下的巨大的雪坡。雪坡像洁白的飘带，一起一伏，通往高远的天地衔接处。

太阳正吃力地爬高，将山峦一处处、一片片地照亮。在阳光已经到达的地方，天色晴朗透明；远处，是另一番情景：云或者雾，依然坚守着自己统治的地盘，不肯轻易散开。圣伊莱亚斯，这片加拿大乃至北美最大最有名的山脉，为滑雪者所酷爱的运动场，层层叠叠的山峰，多数还隐匿在缥缈的云雾后面。

沙丽轻快地滑过来，挨近了他魁梧的身躯。她比他矮一个头，即使被松软的登山服包裹着，依然显得娇小。樱桃般红润的双唇上，是略微上翘的鼻尖，修长匀称的弯眉下，有眼窝里黑得发亮的双瞳，恰到好处地勾画出她充满魅力的神采。沙丽抬起头，凝视着他正在沉思的脸，注意到男子眼睛里闪烁着难以捉摸的光彩，柔声问：“成方，想什么呢？”

他确实走神了，思绪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上空飘荡，甚至没有感觉到沙丽早已靠近自己。他的回答，更让沙丽摸不着头脑。成方的雪杖深深地插入松软的雪地，腰板挺得笔直，昂起头缓缓道：“我想到了大洋对面的西藏高原。”

“西藏？没有听说你去过那里啊！”沙丽问。她跺了跺脚，让滑雪板上堆着的雪花散开，“那里也是如此美丽和宁静吗？”她问道，并朝远处的山峰望去，像是急于探究，眼前的景色与成方思绪中的西藏有何相似。

成方继续若有所思，脸上浮起恍惚的笑容，双颊的肌肉绷得很紧；寒风刮过，可以感觉到他脸庞的坚实：“我只是在图片上见过西藏。非常向往西藏的神秘，可惜，还从来没到过那片土地。”他低头看看身边小鸟依人般的女人，看到了她迷惑不解的眼光，又补充说，“刚才，我突然想起描绘高原的一段话，是一位朋友很久之前讲的，一段关于西藏雪山的话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神色突然陷入忧郁，随即戛然打住了，似乎不愿意进一步解释。

沙丽瞧瞧他呆滞的双眼，没有往下追问。关于祖国的情况，属于他们不时讨论的话题。但是，他们彼此尊重个人的隐秘，体谅谈话者的心情，谨慎地控制交谈的分寸，尽量不去触动对方敏感的神经。

成方回过神来，温柔地与沙丽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那是心有灵犀的目光。二十多年了，他和这个聪明的女人见少离多，但最后分不开，终于走到一起，十分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此种难以形容的默契。不需要很多的言辞，不需要细致的表达，一点表情，一个动作，彼此就明了对方内心的感受。

这样的默契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，是男人与女人关系的极致。

成方高高扬起雪杖，指向雪原的远方，隐约可以望见，一片屋顶崛起在雪地上，他大吼一声：“走啊，我们回旅馆吃饭去！”

成方没有马上动身，故意慢了半拍，他喜欢看娇小的女伴出发时的英姿，喜欢她如松鼠般矫捷的启动：那些小精灵，能轻盈地在树梢间腾挪，绝对是中国武术渴求的轻功绝活。待沙丽那身鲜红的登山服冲进白茫茫的雪地，被飞扬的雪花簇拥而去，背影渐渐模糊，与天地混合在一起，成方的脚才用力一蹬，箭一般随之向前飞奔而去。

那天夜里，在雪场简易而舒适的旅舍中，沙丽披着轻薄的浴衣，从沐浴房款款地出来，一身香氛地挨近成方，随即像柔顺的小猫般蜷缩到成方宽阔的胸怀里。肌肤相依，他们在温馨的氛围里醉了，时间便在迷人的沉默中悄悄流淌。夜渐渐深了，成方终于开口说话，重新提起上午在滑雪场的话题。

“你很奇怪吧，我为什么会想到遥远的西藏？”成方轻声问。

沙丽把头埋在他的胸口，含混而简单地“嗯”了一声，那意思随便成方怎样理解均可。她知道，成方不是真要女伴猜测自己的心思，那仅仅是谈话的一个引子。

成方说：“我早先在成都军区工作过。那块地方，紧挨着西藏高原。我老想去西藏看看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司令部里有一位运输队的连长，和我差不多时间进部队的，是我无话不谈的战友，他倒是在西藏待过很多年。”

沙丽把脸蛋从成方胸口挪开，脸上的湿气香喷喷地印在了成方的睡

衣上，仿佛是随意涂抹的水彩。她轻声问道：“还有联系吗？”

成方神色忧郁地说：“他很早就牺牲了，才二十几岁啊。他带队去送灾区的救援物资，夜间，在运输途中遇到了塌方，据到过现场的人说，死得十分惨！那时，我还没有脱离部队，也没有悄悄跑出来……”

沙丽从他缓慢的语调中，体会到成方深藏不露的痛苦，便以更紧的拥抱宽慰身边的男人。上午在雪场，成方突然截住话题，大概是怀念战友而引发了众多的愁绪。成方远离祖国已久，自有身处国内的人很难体验到的复杂情感，任何一点关于故土的牵挂，均百感交集。

成方继续着自己的叙述：“其实，我不仅是为他的英年早逝而难受。上午，我看见圣依莱亚斯山脉层层叠叠、云雾盘绕的山峰，我突然想起战友说过的话，那是他长期在西藏高原跑运输的感想。”成方低下头来，他硕大的脑袋，与沙丽娇小的脸蛋，是鲜明的对照。成方继续回忆着，“战友对我说，你进了高原，才知道什么叫高不可攀。你跑啊跑，跑得时间再长，那些六七千米的有名的山峰，永远在你的前面，怎么也够不着，总是躲在云海的深处。你回头瞧瞧，已经越过了许多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头，在别处均是了不起的高峰了，在西藏高原却太普通，普通得甚至连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！”

沙丽猛然把脑袋昂起来，像一只受惊的小兽，睁圆了眼睛看着成方道：“噢，圣依莱亚斯许多山峰也是四五千米高啊，大概与太平洋对面的西藏高原很对称，难怪你突然产生了联想。”

成方说：“对称与不对称，都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！”

沙丽幽幽笑道：“你也学你的那位战友啊，说话谈吐，消耗人的大脑，像哲学家发挥思想的演说！”

成方叹气道：“哪里谈得上什么哲学，什么思想，我的战友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！他的骨灰不知埋在哪里了。一粒沙子一抔土，风起风落，我们均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沙丽跟随身边的男人叹口气。但她显然不愿意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悲伤里，破坏了新年之夜的美好。随即，她用一個細膩的深吻盖住了成方

的嘴唇，以全身的热气和缠绵，努力去化解男子心灵的沉重。

2.

这是新世纪降临的时刻，也是新千年开始的时刻。

沙丽很早提议，到加拿大著名的滑雪圣地，迎接新年和新世纪。圣依莱亚斯山脉，绵延万里，连接北美广阔的地区，有着地球上除南极、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原、雪原，当然，也是滑雪爱好者酷爱的运动场。从多伦多到此地，自己开车时间太长，得搭乘飞机。他们两个均喜欢滑雪，喜欢速度加惊险的刺激，不在乎长途旅行。多伦多附近虽然有雪山，但是，冰川多过雪原，滑起来不过瘾。

沙丽另存了点女人细腻的情致，没公开说出来，成方内心是清楚的。她要纪念他们邂逅的日子。他们第一次相逢，还是遥远的1976年的元旦。那天中午，沙丽和成方，在东南亚的泰国偶然遭遇，开始了他们之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关系，曲折微妙的情感之旅。每逢元旦，只要他俩在一起，沙丽总会安排别出心裁的活动，名义上是欢迎新年，实际上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在这方面，女人永远比男人有情调，她们热衷于纪念与情感相关的一切。

沙丽身上，让成方欣赏不已的地方很多，包括思绪的缜密和善解人意：她始终没有把元旦正式作为他们的纪念日。第一次见面，是成方的人生处于狼狈和困窘的时刻，是落魄的日子，她顾及心爱的男人的自尊，不想触动他心底的伤感，很少提起那久远的故事。

那一年，沙丽仅二十出头，是个在北美长大的涉世不深的乖女孩。她随父亲去东南亚旅游。元旦前夜，到了以佛教文化著称的泰国。父亲酷爱中华文物，每到一处，总要寻访当地的文化市场。元旦一早，沙丽就跟着父亲在曼谷的街头闲逛，访问各种各样的文物商店和小铺子，看

那些稀奇古怪的摆设、首饰以及雕刻精致的佛像。

沙丽的家，在加拿大。沙丽出生后，他们就一直住在多伦多。从沙丽幼年开始，父母外出旅游，就喜欢带着她。后来，母亲身体不好，行动受阻，就让父亲独自带沙丽外出，目的是让她增多人生的阅历。沙丽感到纳闷的是，特别喜爱中华文物的父亲，却从来不到中国大陆旅行，即使去了香港、澳门，也与大陆擦肩而过。关于自己家族的来历，父母仅简略地告诉过沙丽：祖籍在中国浙江沿海，二十世纪开始不久，清王朝被推翻的时候，做过清朝外交官的祖父，就带着全家移居海外了。二十世纪中期，祖父尚健在，思乡心切，父母曾经陪祖父回国，到老家山区祭过祖坟，后来，去上海住了两年。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这次到东南亚玩，父亲依然没有带沙丽去看看故土的意思。沙丽主动问起，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父亲迟疑着，顾左右而言他，让沙丽难以理解。她是乖乖女，父亲不想多说，她就不再问，最多放在心底寻思。

在曼谷繁华的地段，父亲发现了一处香港商人开设的文物店。店面不算大，但设计得挺气派，店招是足有一米宽的横匾，两只巨大的石狮子，一左一右把守住大门，脖子上系着红绸带，点缀出新年的气氛。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商店，喜欢在门口摆石狮子的不少。为什么是狮子而不是龙呢？沙丽想过这个问题。她记得，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把龙作为图腾的。

进得店堂，父亲的兴致很快浓郁起来。正中八仙桌的上方悬挂着大尺寸的水墨画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名家黄宾虹的真迹。父亲顿时来劲，召唤肃立一旁伺候的店堂小伙子，要问此画来历。没想到，那青年是行家，与客人谈起书画来十分投机。年轻人告诉沙丽父亲，十来年前，中国搞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“红卫兵”有“抄家”的胡闹。被“抄”的，家底厚的大户居多，多少藏着些好东西。被抄走后乱堆乱放的古人书画，加上不为人识的各式文物，有些流落到社会上，属于“四旧”，没人敢收藏。后来，被文物贩子辗转偷运到香港，低价抛售，他的老板乘机收了

不少宝贝。黄宾虹这幅大山水，就是在那时买下的，现在算镇店之宝了。

沙丽安静地待在一旁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父亲和对方谈兴正浓，沙丽也不由多瞧了青年几眼。高大、英武，身板站立得笔直，硕大的脑袋很精神；加上谈吐带几分儒雅，毫无商家伙计的俗气，与沙丽在唐人街见惯的闲散年轻人大不一样。沙丽暗想：店堂伙计里，竟也有如此人物？

青年聪明，晓得客人只是欣赏，未必真会买黄宾虹的大画，于是，从旁边木架上抽出几把折扇，轻轻一抖，展开了让父女二人观赏，说是明代文人的玩物，不算大名头，但绝对是真玩意。那青年介绍，“文革”抄家的时候，学生们不懂贵贱，这种不起眼的扇子，满街乱丢，也被偷运到香港，他老板收了一麻袋，所以标价很随意，五十美元一把古扇，价廉物美。沙丽父亲仔细看了看，觉得是好东西，就挑了两把扇子。

沙丽接过被仔细包装好的折扇，不由调皮地瞥了父亲一眼，对父亲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赞许。聪明的女孩知道，家里收藏丰富，那扇子实在不算稀罕，善心的父亲，是照顾年轻人的意思，毕竟人家小心地伺候那么长时间，要让他有所斩获。离开店堂时，青年恭敬地送到门外，父亲客气地随手掏出名片，说是若到加拿大游玩，欢迎去家里小坐。

当天晚上，父亲在泰国经商的一位朋友，请他们父女吃正宗的泰国菜，酸酸辣辣，做工又精致，非常对沙丽的胃口，自然吃得津津有味。席间，父亲把新买的折扇拿了出来，说是旅游途中，没带什么，这新得的小玩意，权充新年贺礼了。朋友也是喜欢中国文物的，当场把玩许久，还问了东西的来历。曼谷的华人圈子不算很大，那朋友听父亲说罢早上的经历，不由叹一口气道：“我知道那家店的伙计，很年轻的，成方？对，就叫成方——单名好记，从大陆跑出来不久，一手好书法，书画的裱工也没得说，外加一表人才，做伙计委屈他了。不过，近日他可是遭遇大麻烦了！”

父亲正把咖喱蟹一块块撕开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一个看店的伙计，能有多大麻烦？”

“麻烦在他人品出众啊！”朋友诡异地笑笑，“常言道，红颜薄命，那是说女子的，我再添一言，帅哥事多啊。有个富婆缠上他了，前日，让他送扬州八怪郑板桥的画上门，条件是当场重裱。不料，两人竟闹翻了，吵得一塌糊涂。说白了，是年轻人心气高，不服蠢女人随意使唤，气得富婆竟当场把板桥的画撕了！”

父亲一惊：“泰国佛学兴旺，当是文明之地，竟有这样嚣张的人！”

“为富不仁，满世界一个样！”朋友哼哼道，“富婆丈夫活着时，曾经在金三角贩毒，赚的钱海啦。蠢女人手里有钱，闲得发慌就骚，就敢干坏事，无非是老牛想吃嫩草——”朋友话说到这里，猛然停住，瞧了沙丽一眼，模样显得尴尬，肯定是觉得在天真的女孩面前，不该说放肆的粗话。

沙丽的父亲倒不在意，他带女儿到处走，便是不想将她养在温室之中。父亲的脸转向沙丽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沙丽，你看看，世道，何等凶险！”回头又问朋友，“年轻人的老板应当公道啊，他怎么说？”

“香港商人嘛，钱是最要紧的，听说指了两条路，一是成方自己把撕坏的画买下，赔偿了事，吓人啊，那画标价两千美元，想逼死他？还有一条路就是让伙计去和富婆私了，摆平她，依旧要富婆买画。那意思肮脏得很，不是存心让他自投虎口，遂了富婆之愿吗？”朋友鄙夷地说。

父亲道：“这个年轻人着实不简单！那样大的麻烦在身，今天上午做生意，神态平和，没事一般，倒是沉得住气！”

朋友又道：“他确实像个人物！不过，莫名其妙陷进这种泥潭，实在冤死了！他是私下入境的，黑身份，哪里敢和老板争，硬不起来的。”

沙丽只顾吃酸酸辣辣的泰国菜，女孩子胃口最好的年龄，吃什么全香，何况遐迩闻名的泰国菜肴。长辈交谈，她安静地听，不插话，是她的乖巧之处。她本来想问，黑身份是什么概念？但是，那问话到了嘴边，又被裹进泰国菜，一股脑儿咽进了肚里。

沙丽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当天深夜，在一番古怪的梦境里，她竟然又见到了那个青年，最为荒唐的是，梦境中，她甚至与他产生了某种亲

昵行为。醒来时，沙丽心慌脸红，胸口乱跳。这是第一次，一位陌生的男子，冒失地，甚至粗鲁地闯进了她的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，沙丽觉得头昏脑涨，就没有随父亲去著名的佛寺，说是躲在房间里睡觉。谁知，躺了个把小时，躺不住，起身离开酒店，独自上街逛逛，散心而已。鬼使神差，溜达着，竟然又到了昨天那家文物店，看见那两只系着红绸带的石狮子。想到昨夜的梦，沙丽脸上不觉微微发烫。

沙丽自幼在北美长大，父亲也出生于北美，属于华人的第三代了。血管里流淌着东方人的血液，神经系统却被西方文化调教过。想做什么就做，没中国女孩那么多忌讳，率性罢了。小时候，父母为了让她很好地融入白色孩子的世界，送她进完全用英语教育的学校，班上只有她一个黄皮肤孩子。当时，沙丽很不习惯。在学校讲英语，回到家里，祖父和父母统统讲中文，而且规定她必须用中文回答问题。沙丽闹过，她习惯与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语言，回家还是想说英语，但是，哪里拗得过几个大人？哭没用，生气不吭声也没用，最后只好随了长辈。沙丽的中文对话与英语一样棒，原因就在此，不像有的华人第三代，讲汉语疙疙瘩瘩。她的性格，则更多地像西方孩子，想做什么就做，无所顾忌。

沙丽腿一抬，大方地进得店去。生意很清淡的样子，店堂里没有其他客人。沙丽刚进门，端坐在柜台旁的伙计，立刻认出是昨天来过的客人。他高兴地招呼一声：“沙小姐，早上好！欢迎再次光临！”

说罢，成方规矩地肃立一旁，并不想打搅顾客观赏文物的兴致。看得出，这家文物商店的老板，训练伙计很严。来文物商店逛逛的，大体是讲究雅兴的文化人，即便做生意者，也非粗俗之辈。他们往往喜欢自己浏览品味，有疑惑再发问。聪明的伙计，不该唠叨，免得搅了客人兴致。

沙丽草草扫视着四周的字画，并无仔细观赏的意思，直截了当地问：“听说你们有郑板桥的兰竹画？”

青年一愣：“噢，确实有过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现在没有了吗？”沙丽微笑着，明知故问。

伙计窘迫地挠挠头：“倒是还在，不过，被人撕坏了……”

沙丽顽皮地笑着：“我懂！中国画，撕坏怕啥。人家夸你裱工上乘，你认真裱一下，就没事啦。我喜欢板桥老先生的风骨，就要那幅兰竹了。后天离开曼谷前，我和父亲来取！”

成方看她言之凿凿的样子，不像开玩笑，不过，毕竟是笔大生意，当中还夹杂着不便细说的麻烦，不由再问一遍：“你确实想要？”

沙丽撇撇嘴：“哄你不成？！”说罢，从皮夹里拿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，摊开在柜台中央，铺成绿绿的长条，说道：“你不信我买得起？下定金啊，取画时付余下的钱。你们的标价是两千美元，没错吧？我打听清楚了，不想压价！”

成方被女孩一连串的动作与话语震住了，他或许还没有见识过性格如此率真的女孩，脸上现出迷茫的表情：吃惊，感激，或者欢喜？他傻样地站立着，连做生意时从不离口的谢字也忘记说。

沙丽却没很多考虑，她完成了自己下意识想做的事情，心情十分畅快，扬扬手与青年伙计说声再见，便轻盈地走出店堂。身上的五百美元，是离开加拿大时母亲给的，让她看见喜欢的东西自己买。沙丽一路走来，没遇到花出去的机会。还缺一千五，当然是向父亲要去，毕竟是郑板桥的画，是值得买的好东西啊！

3.

新世纪的第一个元旦，在雪场旅舍的谈话之后，沙丽就有了思想准备，成方早晚要提出回中国的想法。

二十多年的交往，五六年的同居相处，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！同居的第一年，沙丽还不满四十岁，非常渴望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孩子。但

是，不管如何努力，子宫中始终没有反应。她去做过身体检查，还勉强成方去了。医生的回答：统统“OK”，让他们回家继续努力。成方安慰沙丽：“别伤感啊，没有问题的问题，摊上了，就认吧！”沙丽听着，无奈地苦笑。她暗自猜想，前面那夭折的婚姻中，是不是吃避孕药太多了？

成方擅长书法和艺术鉴定，即使做生意，也大体与文化沾边，但是，他的思维方式却不像艺术家般率性，不是那般天马行空、自由自在。他考虑问题，是形象加逻辑，有时带点数学推理。那天，他看到峰峦叠嶂的圣伊莱亚斯山脉，联想到西藏高原，带出富含哲学理念的说法，绝非心血来潮，说明他非常思念故土，迫切地想回去。

一个人，匆忙地离开家园，将近二十五年的时间，除非没心没肺，不可能不怀念养育过自己的土地。其实，沙丽何尝不想到中国去。她与成方不一样。血管里流淌着的液体，和成方源于同一源头，甚至血型也一样是B型；不过，她出生在加拿大，是加拿大人。中国，没有她可以具体思念的存在。牵动她魂魄的，不仅是身边心爱男人的故土之情，还有她父辈在天之灵的感召。

父母只生了她一个，祖父更是把她当成命根子宝贝。从小，给她最好的教育。小学、中学，她进的均是英语学校，回到家，祖父和父亲给她增添中国文化的营养，让她写艰深的中国字。她非常愤怒，为什么要比其他孩子学更多的东西，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玩耍？她强烈地反抗，把长辈让她写中国字的墨汁，在干净的墙面上乱涂乱抹。母亲想出一招，把大开张的白纸糊在墙上，由着她使性。她捣乱，偏偏去没有糊纸的墙面上画。祖父最宠她，发话说随她去，中国古人有在墙头题字的传统。沙丽见没有人压制她，反而少了捣乱的劲头。

一个小女孩，终究反抗不了长辈顽强的意志，慢慢地，对蘸着黑墨汁写毛笔字，产生了兴趣。当沙丽爱上成方之后，他们之间一度用小楷通书信，是浪漫的回忆。沙丽明白长辈们的心思，希望在西方长大的她，多少维系住中国的根。长辈们平时很少谈家族坎坷的命运，使沙丽